

与竹为邻

董全云（河南）

岷江与青衣江环抱之处，便是眉山，古称眉州。

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眉山人对这位千年不遇的旷世奇才，最长情最深沉的纪念和怀想方式，除了修葺如旧的三苏祠、纱帽行古街道，千百年来，一直保持原来状态的，就是四季葱茏遍布乡野的竹林了。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给了幼时苏东坡无比温暖的慈爱，教导他和弟弟苏辙读《后汉书》，以范滂为榜样，做一个正直清廉的人，像竹子一样经得起风吹雨打，不管打霜下雪，保持本色不变。

漫步三苏祠中，翠竹幽幽，微雨中竹叶飒飒声声，处处清雅脱俗。有书为伴，与竹为邻，无疑是东坡成长的重要基石。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东坡不光种竹、写竹，诗词歌赋样样都毫不吝惜地赞美竹：“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因“乌台诗案”被人诬陷，他在并壁牢狱中看到窗外摇曳的竹影，提笔写下“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之句。侥幸不死

被贬黄州后，他不改初衷，又写道：“不俗又不瘦，竹笋加猪肉。”他在东坡遍植翠竹，而东坡的竹子，也成就了东坡居士“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转身。据不完全统计，苏东坡笔下与“竹”有关的诗词有50多首。

无论是在家乡眉山，还是后来贬居黄冈等地，东坡先生的生活中随处有竹：“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官舍有丛竹，结根问因厉。下为人所住，上密不容钉”“余谪黄州，寓居定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翠竹对于苏东坡而言，是习惯、是陪伴、是寄托，更是精神原乡。

“梦中中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身。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最仰慕推崇陶渊明的真率豁达洒脱，最喜欢做的除了播麦插秧、栽花植树，另外的事情就是种竹子。他不仅在眉州种，在黄州种，在之前做过太守的密州、颍州、杭州、湖州，也大力提倡种竹。即便是后来年近花甲被贬岭南，他在惠州西湖孤山上筑园造景，也种下了大量竹。“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诗人，苏东坡总能感受到岭南早早来临的诗意的春天。

也许是因为仕途坎坷，一生大起大落，苏东坡有着竹子般不屈的精神，才能写下“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唯有竹相娱。粗才杜牧真堪笑，唤作军中十万夫”的诗句。从痛苦到省悟再到超越的过程中，他以竹子笑傲千古、戏谑前人的豪放潇洒，唱出豪迈雄健又深邃超然的旋律：“解释新篁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姿。要看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竹的刚直坚韧与苏东坡正好形成契合无间的对应。

除了以诗词名达天下，苏轼还是一造诣精深的画家，那幅被称为奇作的《墨竹图》，被评价为“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据说，他画竹时往往从地上直升到画幅顶部。有人问：“可何不逐节分画？”苏东坡反问：“竹生时何尝是逐节生的？”他在任杭州通判的时候，有次坐于堂上，偶感画兴勃发，而书案上没有墨只有朱砂，于是就随手拿朱砂当墨画起竹来。后来也有人问他：“世间只有绿竹，哪来朱竹？”苏东坡答曰：“世间无墨竹，既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画！”正是由于他的首创，后来文人画中便流行画朱竹了，而苏东坡自然也被尊为“朱竹鼻祖”。苏轼的表兄弟文

与可，擅长画竹。在给文与可画卷《赏筍图》中，苏东坡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胸有成竹”，不仅为千古墨竹画家所趋尚，更为后来文人创作所遵循。

作为吃货和美食家，据说，苏东坡极喜欢吃竹笋。有一年，文与可调任临川太守，便和夫人一起向苏东坡告别，正赶上苏东坡在竹林里烧笋吃。文与可吃了苏东坡烧的竹笋，觉得清淡醇香，鲜美异常，别具风味，便问：“你烧的笋怎么这么好吃呢？”苏东坡道：“竹称君子，性恬淡潇洒，竹笋清香纯正，不能杂以他味。世人往往用肉烧竹笋，肉味本浊，以油乱清，是以小人乱君子，自然吃不出竹笋的真正本味来。我烧的笋，不用柴草，而是用竹林中的竹叶来烧的，这就把竹笋的本味集中了起来，焉得不美！”文与可听了，连连点头。苏东坡于是更加得意，告诉文与可：“这样的竹笋一吃下去，竹的君子风味，便沁人心脾，与我融为一体而不可分也，不是真正爱竹之人，能如是乎？”

这般调侃，虽不必当真，但正如兰之于屈原，菊之于陶渊明，梅之于陆游。竹的佳邻，无疑应是苏东坡。

丁晓梅（上海）

二十多年前，刀郎凭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出道，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那时，站在青春尾巴上的我，是一个十足的“刀迷”，刀郎的每首歌，我几乎都会哼唱。然而，爆红之后，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自言“斗不过”的刀郎不挣不辩不气馁，在巅峰时期退出公众视野，寄情山水，避世隐居，埋头默默做自己的音乐。

如今，韬光养晦多年的刀郎带着新旧作品“重出江湖”，成都、广州的演唱会引爆热潮，现场一片沸腾，再创顶流新高度。演唱会上刀郎数度泪洒现场，热烈的氛围仿佛能将人融化在音乐的海洋中。线上关注度也一路飙升，数千多万人驻足，同屏重温经典。演唱会上的刀郎没有华服包装，发福的身材，光头，一件黑色T恤，一条工装裤，简单朴素，纯真自然。没有豪华阵容的嘉宾，没有舌灿莲花的主持，没有眼花缭乱的伴舞，更没有业内大佬站台，也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渲染。整个演唱会就像一道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非常干净的佳肴，难能可贵的原汁原味。

观众席上大部分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刀迷”，初听刀郎歌曲时还在读高三，如今已成“三高”之人。一首首老歌，搅动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纷繁的思绪，满满的回忆引发集体共鸣，如同赴一场青春的约会，他们流着泪动情地跟着齐声和唱，那种浩大的声势消融了胸中沉积已久的块垒。听着那些年轻时熟悉的歌曲，不禁感慨万千。这些品尝生活艰辛的中年人，肩负着培养下一代、赡养一代的重任，度过了三年疫情一切停摆的无奈，经历过呕心沥血培养的高学历孩子却找不到就业门路的焦虑，现今还不得不面对曾节衣缩食置办的房产价格被腰斩的血淋淋的现实。中年人所有的不堪，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仿佛在刀郎的歌声里得以释放。唱歌的、听歌的哭了，不禁感慨万千。人们在歌里祭奠无法重来的人生。

刀郎的作品涉猎面很广，民谣、民歌、文学、宗教、神话、社会现实等。演唱会上，用古琴、二胡、箫、马头琴、唢呐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加上他沙哑沧桑、浑厚苍凉的独特嗓音来演绎这些不同的风情的作品，尤为传神。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超高水平听觉盛宴，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连外媒《纽约时报》头版上都盛赞刀郎的演唱会是代表中国真正音乐人的最高水平。音乐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应该兼容并蓄，丰富多样，让每一种情绪都能得到慰藉，所有能够触动人心真实情感的文化形式都值得推崇和敬佩。

刀郎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心灵碰撞，是对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对生活真诚的爱。让人情不自禁深深共情，感慨多年后与最纯真的自己短暂相逢，所以震撼人心。刀郎复出后的爆火，正是对他实力的肯定。他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艺术家，“刀迷”们喜欢的不只是他的作品，更是他给予人们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他的歌，你读就是诗，你唱就是歌，你念就是过往，你品就是人生。致敬灵魂歌者，致敬逝去的青春。

致敬灵魂歌者

余娟（四川）

织就时光的锦

在一个温柔的黄昏，夕阳如同熔金般洒落在老槐树下，六十多岁的李叔正低头专注地编织着一只竹篮。竹条在他灵巧的手中穿梭，编织出一幅幅细腻图案。我望着他那略显佝偻的背影，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李叔，现在超市里各种箱包应有尽有，您还费这劲儿自己编啊？”李叔抬头，笑容中带着几分温和与坚定：“我编的这篮子，可不仅仅是一个物件儿。”他举起刚编好的篮子，上面的竹条错落有致，编织出的图案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在夕阳下闪烁着温暖的光泽。

这让我想起了那位将平凡岁月织成锦绣的作家林清玄。我忍不住和李叔分享起林清玄的故事：林清玄曾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却凭借一支笔，将生活的点滴化作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林清玄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困苦，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在他的笔下，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句话，如同他生命的座右铭，让他在生活的磨砺中，始终保持着了一颗柔软而坚韧的心，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织成了生命中最美的锦缎。

李叔听后，微微点头，眼神中闪烁着共鸣的光芒。他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那些为了家庭奔波劳碌的日子，那些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時刻。他说：“就像林清玄先生一样，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织就着属于自己的时光锦。每一次编织，都是对生活的致敬，也是对自己的鼓舞。”

我想起了电影《岁月神偷》中的罗爸爸，他用一双巧手，为家人修补着生活中的破洞。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凭借着对家人的爱和对生活的执着，将一件件破旧的衣物、家具，修补得焕然一新。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仅修补了物质上的缺失，更修补了家人心中的裂痕。罗爸爸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李叔的竹篮，林清玄的文章，罗爸爸的巧手，都是对生活的一种深情诠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编织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手持织梭的工匠，用自己的双手，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编织成一幅幅独特的画卷。这些画卷中，有欢笑，有泪水，有挫折，也有希望。但正是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色彩，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中年的小雪

米丽宏（河北）

小雪降临的时候，时间也如雪花，一片飞来一片寒。

按照节气规律来讲，小雪没雪，并不奇怪。古籍《群芳谱》道：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看看，“将雪”，即“未雪”，就是“没雪”。当然，有的年份也应景。小雪有“雪”，总是叫人欢喜的。

民间谚语道：“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意思是，如果小雪节气不下雪，田地会发生旱情，庄稼受影响，年景不好，长工们来年就没活可干。小雪节气下了雪，情况就不一样，谚语道：“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产。”看，小雪的雪，是风调雨顺的兆头，五谷丰登的预言呢。

小雪时节，即便有雪，也不会太大，瘦嶙嶙，细，绵密，缺乏隆冬那股子轻云暖絮的仙气。毕竟，此时还不具备那样寒天冻地的外部条件。

小雪前几日，去爬山，见椿、杨、枫、榉、山荆子，差不多都落光了叶子。红黄五彩的，在树底下覆盖了一层厚，有点炫目也有点苍凉。那种场景，好似一种告别一种隐退，好似

杨兴杰（陕西）

冬天的第一缕寒意，是从街角巷尾飘起的炖菜香气中嗅到的。北方的冬天还未彻底席卷而来，空气中便已带上了几分霜冻的味道。清晨的街市上，菜农们拉着新收的大白菜，青翠的叶子上带着微霜，仿佛在等待着冬季的召唤。

家家户户开始为冬天做起储备，然而，最动人心的还是那抹炖白菜的香气。寒冷将人们围聚在灶台前，锅里冒着腾腾的热气，白菜的清香气夹杂着豆腐的绵软、粉条的滑润，扑面而来。

在北方，白菜不仅是“当家菜”，更像是冬天里的依靠。入秋时节，菜窖里一捆捆的大白菜被安放妥当，厚厚的土层和干草将它们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将整个冬天的温暖一并封存。记得小时候，每次从窖里取出白菜时，扑鼻而来的泥土气息，带着一丝朴实的温馨，令人生出珍惜与依恋。

小时候，我只是个坐在炕头等着那一碗热汤的小孩，看着母亲娴熟地将切好的白菜投入沸腾的锅中，期待着那一刻的满足。厨房里，母亲常常将白菜帮一片片掰开，细细洗净，切丝下锅。随着火苗不断舔舐着锅底，淡淡的香气在屋子里弥漫开来。白菜的清甜、

日子这群小兽在向冬天深处撤退时，在现场留下的印记。树上也还有晚落的叶，一枚、一枚，划过空气，唰唰，翩然悠然，小风里起个云手，卧鱼儿般落地。

树是瘦了，但寒风一催，还可清减。小雪节气，像是一个清减舍弃的过程。千山鸟绝，万径人稀的苦寒，还够不上。它是一段温和的缓冲，让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做一做心理准备。

换中年的眼光看去，不遑是小雪，所有的节气，都只不过是一截儿一截儿的时间流逝。缤纷喧哗的表象下，唯一不变的，是时间不断向深处插入。时间，是生命；节气，是生命的段落；一天天的日子，是生活的细节。花开花落，叶青叶黄，我们经受过烈日，享有星光，披沐北风，迎接朝霞泼洒和放声歌唱。

我们曾把小雪的诗意气息和文艺范儿引为知己；那些因小雪的来临而对民间习俗的浪漫着笔和广阔摹写，也曾打动内心；但，步入中年，已然领受过时间奉予的鲜花和巴掌，转更想触摸节气流转、岁月跌宕中生命的真相：比如，斑斓黄绿之外那些看不见的生长和死亡，小雪飞扬中那些摸不见的幽

开和关闭，隆冬凛冽之际那些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

叶辞树，鬓生霜。在时光里疼痛忧伤，在时光里雀跃欢喜，终会在时光里回归平静。而小雪，是二十四节令中平静的那一部分。它是游子归家，是自己与自己重逢，是自我与世界的同声共振同步共振，是以“雪”为引子，迎接自己的大寒与小寒。

那天爬山到半途，看到深深山坳缓缓的向阳面，攀缘着一片喇叭花。即将萎凋的藤叶，托着亮亮的花儿。神秘的幽紫和深沉的宝石蓝，被光笼罩住，瑟瑟初寒里，犹自旋转着暖暖的光轮。这皮实的野花，叶子在枯萎，花朵在绽放，像在节令的两端拉锯，将小雪拉扯得不知所措。

我心里涌起“心疼”的感觉，但我转念就收起了。我想，它们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个貌似温情的词语。大自然不需要温情，只有铁打的规则。骄傲的生命，会把美和力量融成一体。

山脚的杨树，此时只剩了光洁的枝干，它是最早降下旗帜迎接小雪的树之一。它，用枝杈撑起天空；中年的我，用蛻壳沉寂的心态撑起阳光。你知道，很快大风会自西北而来，小雪，已被簇拥着启程。小雪节令里，所有的坚持——坚持开放或坚持飘落，都明确指向山谷尽头的雪光与冰凌，这让中年的步伐坚定而沉稳。

白菜炖冬

豆腐的绵软、粉条的滑腻渐渐在咕嘟声中交融，炖成一锅浓郁温暖的冬日佳肴。那一碗热腾腾的炖白菜端上桌时，仿佛整个冬天也随之温暖了起来。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炕头上，为驱散冬日的寒冷而紧紧依偎。一碗白菜汤端在手中，母亲亲手盛出的温热在汤碗中翻滚，汤水的清香、淡淡的甜味慢慢滑入胃中，浸透全身。这样的片刻，看似寻常，却成了长大后无数次回味的温馨瞬间。

时光荏苒，离家求学之后，南方的冬天虽少了刺骨的寒风，却以湿冷的方式深入骨髓，反而更让我怀念家乡的清爽与那口温暖的白菜汤。偶尔在南方的小馆子里尝到一碗炖白菜，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来自炕头的热度，少了母亲亲手调味的那一勺温情。

再回到家乡，家中一切依旧，炕头、灶台、菜肴，一切还是熟悉的模样，似乎在等待着远归的游子。母亲的脸上多了几分风霜，动作也不再如往昔那样利索，但炖起白菜来，依然熟练而笃定。那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是白菜炖豆腐，拌酱和腌黄瓜，母亲笑眯

眯地看着我说：“白菜还是家里的好。”一句话在我心头荡漾，仿佛一切的风霜辛劳都在这锅汤里融化成温暖的安慰。

冬天的白菜，是寒凉季节里最朴素的慰藉。母亲常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她而言，白菜才是冬天的主角，用厚实的叶片包裹起一份生命的暖意。每当我夹起一片炖得软烂的白菜，触碰到母亲粗糙的双手，感受到她无微不至的爱意。

如今，每年刚一入冬，我总会在市场上挑几棵大白菜，回家亲手炖上一锅，重温那些年围坐在炕头边的温馨记忆。锅中的白菜渐渐炖软，豆腐和粉条吸满了汤汁，氤氲的蒸汽模糊了厨房的窗户，将我带回那些无数个温暖的冬夜。

回忆在热汤的氤氲中愈加清晰，那是母亲脸上温柔的笑意，是一家人团聚时的安宁与满足。我知道，这碗炖白菜不仅是冬日的滋味，更是家乡的味道，是一种始终牵挂在心头的温暖。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炖白菜，清甜的汤汁在唇齿间回绕，熟悉的滋味带我穿越岁月，将记忆中的温情一一唤回。

大槐树：一座地理坐标

刘玉新（湖北）

西南边的洪洞县。我知道，那里有一棵心中向往已久的大槐树，那是华夏民族共同的根脉。到了山西，是一定要来拜谒这棵古老的树木，去寻“根”问“祖”的。

到达洪洞的广济寺时，已是中午时分，还隔得远，我就看到一棵巨大的仿古槐木矗立在大门处，根须硕大，横陈的树根，自然形成了一个拱形门洞，人们进出时须得仰望，粗大的树干上，长满了青绿的枝叶，这样的造型，让人内心顿生一种震撼，洪洞，这个培根固本的地方果然不同凡响。

我知道，真正的大槐树在广济寺前。广济寺，建于唐，兴于宋，古时寺院宏大，香客众多，从天王殿、大雄宝殿到藏经楼到延寿堂，一应俱全。何况古驿道北通幽燕，南达秦蜀，易于官府设局驻兵，无形中，也给洪洞增加了东连齐鲁，西抵河陇的官道之便。据载，大明洪洞移民签发处就设在广济寺的西厢房。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

三”的移民政策，走的人都要在大槐树下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的路费条。

我在复原的西厢房看到了摆有文房四宝的公案，有分竖两边的虎头牌，有长方形的惊堂木，整个大厅看上去俨然就是个衙门。

而广济寺门前的大槐树，正是每次移民出发前的集合地。我从西厢房到大槐树，反复走了几次，只不知当年明朝的那些官员们，走在这么短的石板路上，心中会作何感想。而在发放“凭照川资”的时候，眼光是否早已抵达了中原、中南、西南、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

看着眼前的大槐树，我不禁肃然起敬。她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奔赴四面八方。她一年又一年，倚门而望，日思夜想，盼望着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风尘仆仆地归来。

巧的是，我在大槐树下看到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各省的简称，而“鄂”字就赫然立在香炉的正中间。那一瞬间，我相信了冥冥之数，生于鄂，长于鄂的我，居然在千里之外，在

大槐树下也建起了对应关系。

阳光从大槐树的枝叶间照射下来，朝拜的人和我不一样，身上披上了一层金丝，我虔诚地走到香炉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毫无疑问，我们的根，都在这里。

回转身，我和妻子来到祭祖堂，在大厅里悬挂的“大槐树移民始祖姓氏索引台”的横幅中仔细寻找我们的姓氏，我们想借此机会叩拜先祖，抚慰他们漂泊久远的魂灵。

祭祖台按“一三五七九”和“二四六八十”将华夏所有的姓氏分设在十个框格中，每个框格再分成十个横栏，从下往上，依次是一到十，每一排又有九个姓氏。妻子的黄姓在第一框格的第一排正中，而我的姓氏则在第二框格的第一排靠右，上香磕头的时候，我特地请人录了一段视频，因为从来不信道拜佛的我，此时叩拜的是自己的祖先，礼敬的是华夏的根脉。

寻“根”问“祖”，当有山西洪洞，有洪洞大槐树。

